



妻子陈希米在怀念丈夫史铁生的文章中写道：“既然死并不是什么下地狱，我也不想下天堂。我只想跟你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说话，听你掏心掏肺，也跟你袒露一切。那才是最好的生活。”这是我所听过最美的句子，我至今仍这样认为。若相爱的人就好比琴和瑟——史老是琴，那希米必然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好瑟。

琴瑟和谐，鸾凤和鸣。每当读起这句话，我脑海中都会浮现出那样的画面：琴音流转，我的指尖在弦上起舞，旁边的沙发上，祖父母坐在一起，听我弹古筝。是小时候的事了，已经不记得弹了什么，但一直没有忘掉。

不像父亲一听到我弹错音就严厉呵斥，他们听琴总是静静地陶醉其中，还在我弹到曲终的时候鼓掌。我小小地感到骄傲，于是，为他们再弹一首，一首接一首。我偷偷瞟他们，奶奶已经闭上了眼睛，爷爷的手扶着她的

肩，似乎对听孙女弹琴听到睡着的她有些许无奈。“好了，今天弹了这么多，可能你奶奶听累了。”他小声对我说。我停下手中的拨奏，他见她睡熟了，轻手轻脚拿来一条薄毯为她披上。望着两个老人的身影，心中涌升起很温暖的感觉。

其实他们在多数人看来并没有太多共同点。爷爷脾气暴躁，奶奶性格温和，生活之中他们也会为了

琴瑟

卓清

一些小事争吵，像小孩子一样相互怄气。在饭桌上，爷爷坚持要喝啤酒下菜，但奶奶不允许，爷爷吹胡子瞪眼地撂了筷子，表示不吃了。奶奶也不高兴了，“为你好！”她重重地叹气。最后，以爷爷央求同意让他喝一点点告终。

但我至今记得，有一天夜里爷爷的一个电话让向来做事不慌不忙的奶奶马上从床上紧张地坐起，二话不说披上外套，向外冲。后来才知，是爷爷大半夜感觉心脏不舒服，想换奶奶去值医院的夜班。奶

奶第二天早上才回到家，脱掉白大褂，眼睛还有血丝。她没有说什么别的，转身去给家里人做早餐了。

有时，我不太能理解，但又不得不相信，他们在周而复始的吵闹、复合、扶持中走过几十年。琴瑟在御，岁月静好。

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十六年了，我看着他们争争吵吵，平平淡淡地过，奶奶总在抱怨爷爷做事粗心，老和别人闹得脸红脖子粗，爱打麻将爱喝酒；而爷爷呢，嫌奶奶这也唠叨那也唠叨，处处要管。

他们之间可能谈不上天生的默契，却真正是相濡以沫。

后来，读了陈希米写给史铁生的《让死“活”下去》，读到钱钟书对杨绛的深爱——漫漫年华，最好的情谊是成了习惯。琴瑟调和，百年相聚。

奶奶做好一大桌饭，爷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帮她摆好碗筷。一声呼喊，子孙儿女们都围绕在桌旁吃饭了。眼里满是幸福，笑容爬到他们每一条皱纹上。

突然觉得那紧挨的两头白发是如此动人。

尽管已是腊月，许是暖冬之故，在农家乐附近的一处沟渠边，竟发现了几株残存的野花，厚厚的草叶间隐藏着一些深紫色碎米般的小花，当地的老农告诉我：那是红蓼，也叫狗尾巴草，深紫色花穗是它在生命最后阶段匆匆结出的籽儿。

红蓼当然是很“卑微”的花，给它一点点土，再加一点点水，它就兴高采烈地开遍荒郊野岭。“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疏水国秋”。暮秋之后，当其它植物渐次“冬眠”之时，红蓼却依然逆势生长，它们随心所欲地舒展枝条放纵枝叶，生命力出奇地顽强和旺盛。在众多野华中，红蓼不及牵牛花奔放热烈、矢车菊潇洒飘逸、大麦熟雍容华贵……但它在寒风中浅吟低笑的倔强之美，最令人难以忘怀。

我喜爱红蓼，还缘自一个特殊的情结。多年前的一个深秋，我独自去乐山游玩，有位来自天津的祁画家恰好与我住在同一间旅舍，我们相谈颇为契合。翌日清晨，两人迎着薄雾，穿过青衣江铁索桥，踩着湿润的石阶，在密林翠竹中寻访乌尤古寺。经过一处河滩时，一大片在秋天秋水之间灼然怒放的红蓼令我们流连忘返，祁画家当即支起画架，现场创作了一幅秋水红蓼图。旅行结束后，我们回到各自的城市，我给祁画家寄去了照片，他也给我写过信，并嘱我“如有机会到天津，望到学校找我，并希译作之余来信以密切我们的友谊。”但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渐渐疏远起来，不再互通音讯互致问候，最终像断了线的风筝难觅踪影，唯有那幅画中如火苗般跳跃的红蓼偶尔闪现脑际，唤起我对那次邂逅的追忆。

都说红蓼盛开时灿若云霞，但令人费解的是，古人却常将其视为“离愁之花”，是不是因红蓼大多生长在迎来送往的渡口码头而被误读？“梧桐落，蓼花秋。烟初冷，雨才收，萧条风物正堪愁。”南唐冯延巳这首《芳草渡》道尽了红蓼的凄苦身世。从古至今，人人皆言寂寞红蓼，可谁又真正懂得红蓼？尽管它的花穗始终谦卑地低头向着大地，骨子里却比任何植物都清高，河滩荒野是它的栖息之所，清风明月是它最好的知己，生命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表面的高度或热闹。还是陆放翁说得对：“十年诗酒客刀洲，每为名花秉烛游。老作渔翁犹喜事，数枝红蓼醉清秋。”上了点年纪，很多事都看淡了，悠闲垂钓时若得数株红蓼做伴，此生足矣。

1990年12月的一天，我在北京搭上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用了8天时间到达日内瓦，开始了我的瑞士生涯。此行的最初目的是想进修一下比较文学，可能的话，再拿一个文凭。讲到文凭，1985年我获得华师大夜大学中文专业的本科文凭后，心里总还是有点不踏实：这个夜大学文凭管用吗？在上海的时候，这个文凭挺管用。我从机关调到上海大学学报编辑部，并在中文系开比较文学课，就是凭着这个文凭，没有任何阻碍。那么拿到国外去行不行呢？

我原来与瑞士洛桑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巴克曼有过一些简单的交流，我向他提出进修的想法，并附上了夜大学文凭的翻译件，巴克曼回信表示欢迎，同时告诉我录取学生要由大学有关部门来处理。

于是我发信给洛桑大学注册办公室，一来二往，我收到了

1998年我到意大利采风，来到首都罗马后，对于这座创造过辉煌的文明古城，心里总是怀有一种神秘之感和景仰之情。

罗马的时代，已有2500余年历史了。这里曾经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文化昌盛，人们生活富足。1871年，意大利首都由佛罗伦萨迁回罗马。

我所见到的罗马，简直是一座艺术宝库。“古城酷似一座巨型的露天历史博物馆”，在罗马古都遗址上，矗立着帝国元老院、凯旋门、纪功柱、万神殿和大竞技场等世界闻名的古迹；这里，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精美建筑和艺术精品。我被世界八大名胜之一的古罗马露天竞技场所震撼，它也称斗兽场，建于公元1世纪；这座椭圆形的建筑物占地约2万平方米，周长527米，是古罗马帝国的象征。宽阔的帝国大道两旁建有元老院、神殿、贞女祠和一些有名的庙宇，如万神庙等。这片露天竞技场遗址的北面，是记载塞维罗皇帝远征波斯功绩的凯旋门，南面是记载蒂都皇帝远征耶路撒冷战绩的蒂都凯旋门，在蒂都凯旋门南面不远处，还有一座为纪念君士坦丁大帝战胜尼禄暴君而建立的罗马最大的凯旋门。

当时我在古罗马露天

罗马遗址

蔡兵文\图

是古代建筑经典，虽然到处是断壁残垣，但那一柱一石、一拱一窗，都闪耀着灿烂的古罗马文化艺术之光，诠释着古老民族的智慧和灵气。内部设计错综复杂，精湛而令人叫绝。宽敞神秘的斗兽场通廊，像一条时光的隧道，把人们带入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时代。昔日角斗的舞台，古日残痕，血腥场面早已谢幕……我拿出自己的画笔，速写本，用画笔叙述着那些古老的过去。

此图即依据当年的速写而作。



大学正式回复，大意是根据我已取得的学历，有资格进入该校文学院学习，但前提条件是要通过大学的法语入学考试；也就是说，我的文凭能被认可到什么程度还是个未知数。这样，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万里征途。一年后，经过艰苦奋斗，我总算通过了语言考试，可以进入文学院学习了。我马上把所有材料寄给洛桑大学的学历认可委员会，请他们作出相关的认证。

一个月后，学历认可委员会回信了，内容很简单：“经认真研究，您的本科科目没有得到本委员会的任何认可。请接受我们的崇高敬意。”我一下子懵了：怎么会这样？

这个不认可对我来说是个决定性的打击，因为它意味着自己虽然有资格进洛桑大学文学院学习，但必须从一年级读起，这对我这个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怎么办？当时第一想法是打道回府，就当出国旅游或者学了门外语也算值了。但过了几天，想法变了。那天我在学校图书馆遇到巴克曼教授，他问我入校的事如何了，我便把我情况跟他说，他愣了半晌，跟我说：学校作出的决定，他

文凭认可记

黄正平

也不好干涉，他建议去日内瓦大学试试，瑞士每个州都是自治的，日内瓦大学也有比较文学专业，也许他们的做法与洛桑大学不同。我点头称是。

我嘴上说着，心里却犯嘀咕，因为日内瓦大学的文科是瑞士各大学中最强的，它在历史上形成的日内瓦学派在世界

上很有影响，在排名上也远在洛桑大学之前。现在连后者都不认可我，前者就更不用谈了。

赏花是一份爱好。三十多年前，每每妻儿熟睡后，便从窗台花园里搬回一批小盆景，放在书桌上，独自赏玩。幽幽的灯光下，赏花是读书的一份雅兴；淡淡的清茶里，把玩是自在的一份逍遥。如今这份赏花的雅趣仍在继续。

“夜者日之余，雨者月之余，冬者岁之余。当此三者，人事稍疏，正可一意问学。”这是明代文人陈继儒“三余问学”的名言。好游西湖的明代文人张岱，却将此“三余”去体验“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风味”。他在《西湖寻梦》中写道：“雪皑古梅，何逊烟堤高柳；夜月空明，何逊朝花绰约；雨色空濛，何逊晴光滟潏。”张岱将冬、夜、雨三种不同时间，营造的“三余”游，成了文人赏景读书的

竞技场周围一侧游览，渐渐地停下了脚步，罗马斗兽场外观气势雄伟、独特、震撼心灵。进入庞大明亮的斗兽场，方知什么

美谈。受张岱“三余”雅游之启发，在书房里把玩插花，可谓读余一乐也。于是便有了我的“三余”之心得。

“冬者岁之余”。每年冬时，总喜欢买些小枝小花的红梅、绿梅、白梅等，插在陶罐、韩瓶中，置在书房里，总有一种清雅韵味的意境。常常令我陶醉在“和靖咏梅”的意境里。有时选三二枝天竹，插在古朴的铜瓶里，置在文案上，每每望着艳艳的红梅，那份喜气，使静美的书房溢出几分清香，多了几分温馨。冬日的阳光，总是淡淡的，且有暖暖的温情。坐在窗前，感受融融冬闲时，书已翻倦，歇一刻，伸伸腰，甩甩手脚片刻，便会轻叹，读好书，终身读书，最多也三万天，何况冬也？一年，也就一季，实三个月九十天，哪能天天享受？此刻赏花读书，便可感悟“何逊烟堤高柳”之景。冬寒时节，在家摆摆插花，养养眼目，可享“岁之余”的一份温馨和温暖。

“夜者日之余”。夏夜时分，又喜欢选用大朵大艳的牡丹、芍药、绣球等，插在水盂、笔洗中，放在文案上，总有一种盛世的气派，常常令我感受那“半个盛唐”的气度中。有时选三两朵红花，放在洁白的笔洗中，我摆在书桌上，每每看着红红的牡丹，那份纯美，使小小的书斋添了几分豪气，多了几分喜气。灯下的书桌，总是亮亮的，且为乐乐的时光。我在高楼上，观望轻轻云飘时，书已读累，望望远，松口气，再沏一壶新茶，清香徐来，喝一口，慢慢地品，最香也是三道，何况时？一天，也就三八二十四小时，哪能时时无你？此刻读余赏花，便可感受张岱的“何逊朝花绰约”之美。夜长多静，在家置盆插花，调调心情，可享“日之余”的一份散淡与闲适。

玩花草，慢慢地有了自己的情感。于是，在感受花草的生命时，看到了花草的生命与可贵；长年把玩，渐渐地有了自我的感悟。于是，在寻觅插花的别趣中，品味了花草的鲜活的韧劲。闲暇时就会撰些小文。妻子却说，这都是无病呻吟的唠叨。但我总觉得，文化是需要唠叨的，正因为有了前人的唠叨，才有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文化是需要传承的，正因为有了后人的把玩，才有了中华千年文明的“薪火相传”。生活中的传统文玩，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需要爱好者去整理发掘。每每朋友相聚，谈起茶道、花道、香道等玩意儿，至今不少人还说“日本”的，总令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便觉得，写这些无意义的小文，也许会有一些意义的，因为在我的心里，还有着一份自信与快乐。

玩花草，慢慢地有了自己的情感。于是，在感受花草的生命时，看到了花草的生命与可贵；长年把玩，渐渐地有了自我的感悟。于是，在寻觅插花的别趣中，品味了花草的鲜活的韧劲。闲暇时就会撰些小文。妻子却说，这都是无病呻吟的唠叨。但我总觉得，文化是需要唠叨的，正因为有了前人的唠叨，才有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文化是需要传承的，正因为有了后人的把玩，才有了中华千年文明的“薪火相传”。生活中的传统文玩，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需要爱好者去整理发掘。每每朋友相聚，谈起茶道、花道、香道等玩意儿，至今不少人还说“日本”的，总令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便觉得，写这些无意义的小文，也许会有一些意义的，因为在我的心里，还有着一份自信与快乐。



寒江独钓蓼做伴

王奇伟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十日谈

夜大春秋

与学校的一段情缘持续了几十年，请看明日专栏。